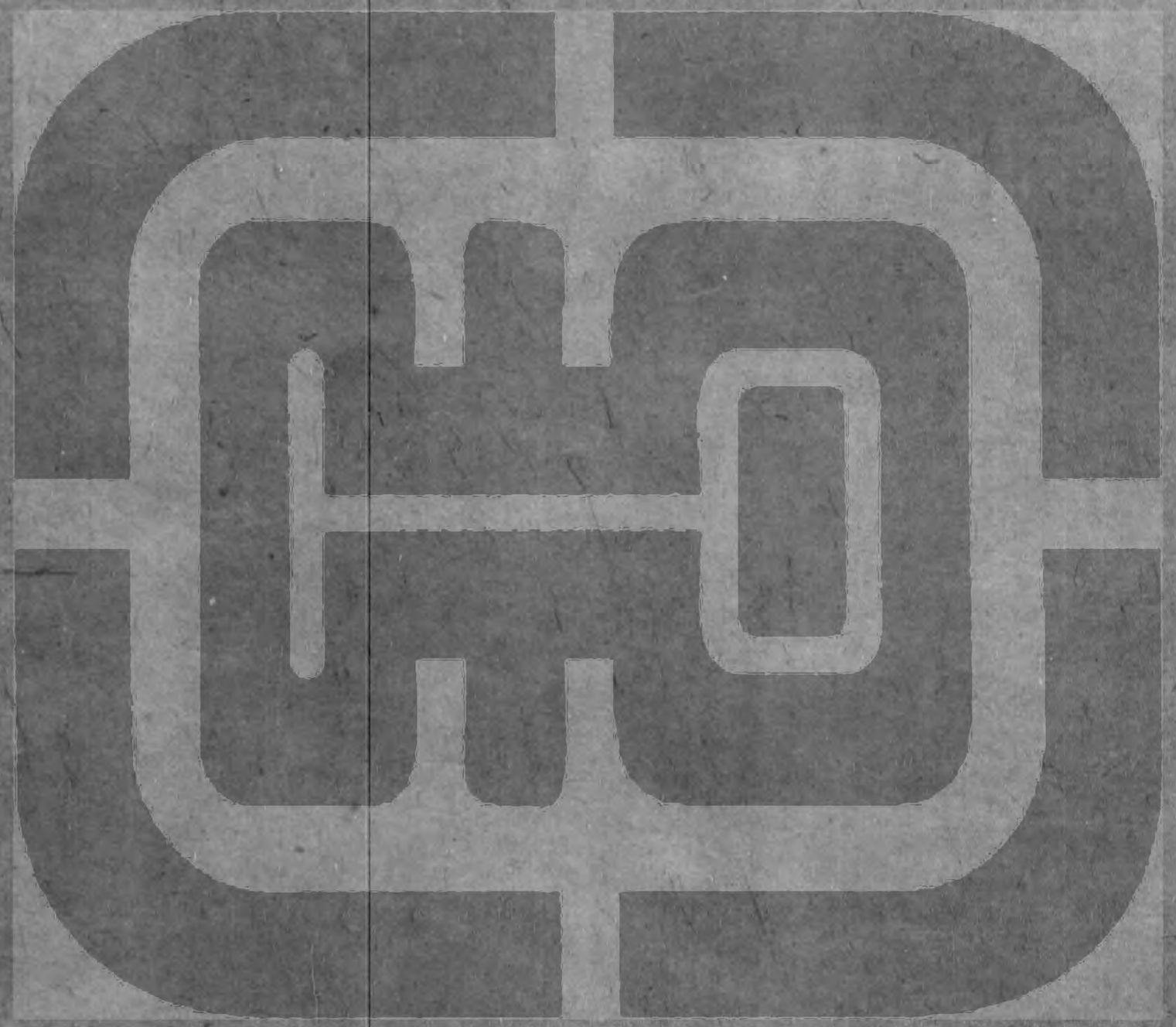


梁　徐勉　范岫　傅岐　許懋　陳伯之　蘭欽　司馬褧

何敬容　傅昭　兼映　江革　弟觀　革子德藻　殷鈞　父敬　宗人芸　陳慤　文之子昕　賀琛　子革　弟子蒙　朱异

顧協

鮑泉 鮑行卿行卿弟子孟孟

羊侃 子鵾

羊祜 羊祜仲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山則 父懷寶 山則兄襲 山則弟幼安

王琳

徐勉 字脩仁 東海郯人也 祖長宗 宋武帝霸府參軍父融 南昌相 勉幼孤貧早勵清節 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勉率爾爲文 見稱者宿 及長好學 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 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 爾等則而行之 年十八一名爲國子生 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 蔡酒王儉每見賞曰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 無稱有密 輔之量 射策甲科起家三國侍郎 補太學博士 時議定勉理證明允 竟能駁奪司官咸取則焉 遷鴻臚卿 海王西中郎 固曹行參軍

俄從署都曹時琅邪王睿一時才
馬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促難
隋於法以出九推識鑒累遷領軍
王游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即位
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臨川王後
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
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
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
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

群大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
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
居選曹雾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
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喜高求聲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
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
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
爲十八班自是貧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
以貧弱見沒矣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

馬時相慕悅嘗請交
司輕敝衣裾融後果
長史初與長沙宣武
建業勉於新林謁見
并中書侍郎進領中
平諮議尚書左丞自
人監二年除給事黃
中侍王師方復
諮議旬乃一遷

明太子尚幼勉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
殿內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
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橙王暕爲侍講時選極
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
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
子嶷爲南徐選首帝勑之曰鄉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
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恥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
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
書左僕射詹事如故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久瘞

相尚以速勉上疏言之宜依古三日大斂詔可其奏又
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
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其得士心
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
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皆冠
言凶勉皆豫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
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
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存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
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

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言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瀆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關平奏其後宾華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

淪殂豆斯輒方領矩步之容書滅於旌討敖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于晉氏受命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掌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鞶章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膺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有爭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楊尹王儉學士分任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

禮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禮還東山齊明帝敕
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
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
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
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
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勑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
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勉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
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脩
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
舊學士二人合掌其事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依前藩石渠故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
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
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
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
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realized
代之又以晒代嚴植之掌凶禮晒尋遷官以五經博士
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其盡
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

人同參厥務豈又奉勑總知其事未又使中書侍郎周
捨度於陵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
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
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
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
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
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
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
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

帙一百三十二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
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
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
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
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
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
帙一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
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
畢籍以撰正履禮歷代沿革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

三千舉其盈數今以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勤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求言懇惻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縣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腳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訪決勉遽腳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當勉雖一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積妻因寄

分贍親族之窮乏者四人故舊或襤褸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致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吾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吾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非徒語也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二十載門人故

看惡薦便宜或便創開田園或勸興立邨店又欲舖盧
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
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幸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若非存
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
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
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
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宜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
意亦謂此爲通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世人謂是我宅
皆往今來豪富繼踵門巷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
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壘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幼德處小以
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
不可中塗而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墅黯乃獲百
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　華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
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蔭滕陌交通渠畎
相屬華樓迥榭頗有登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亂紛之
興瀆中並饒蒹蒲湖裏殊宜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

章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物與我相校幾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圃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聖與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世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駔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立聊可髣髴孔子曰君家理故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並在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小大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露之諸文耳汝既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便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務畧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豎立墅舍似垂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纔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入室閑隙負杖躡屩逍遥陋館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
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波及關既定此
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
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竟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
蒲萄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
云天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
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悰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
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箄擇後宮吳聲
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麥勉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

之外月別給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比中大通二年以
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
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
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
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武帝流涕即日
車駕臨殯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
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若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
斷曰肅故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
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勉善屬

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別起居六百卷左丞韓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塗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悰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於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灊人也祖佟宋侍中父昌寓齊侍中領驍騎將軍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民撫之普通中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讀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卹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復爲吏部尚書領侍中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整肅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

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之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敬容接對賓朋言辭若訥酬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群臣曰此門制度卑狹我始欲改搆之遂遭天災並相顧未有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昃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悒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謂曰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鄉與邪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

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道故感應斯至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道尊魯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譽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恊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常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啓請聽勑許之又有勑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謁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手不入夫聖賢被虚過以自斤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旦暴鯁之魚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檻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

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
[illegible]可謂盛矣不以此時旌才俊士少報聖朝之恩令卒
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觸望萬分竊
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揚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
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
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
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
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
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蓽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
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伸尼能改之言惟士貞更
也之譬少戩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矣之東隅
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入
究竟無街窶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
情素尒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
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愛並沒朝
廷為憂敬容朝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
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死深是朝廷福簡文失

急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寢廬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儀而後景果難作其言有徵也二年卒於圍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馬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建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貸時亦以此稱之敬容時爲從兄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弟別猶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弟即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祕書丞早卒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沖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於江左此道彌扇唯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景弘身居端

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題空是稱貴賞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務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折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識薄俗惜哉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荼與宗族并加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百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

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傅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故事該傅胡廣無以加焉南郡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傅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城內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黃門侍郎兼

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中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岫恭敬嚴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疏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貴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遊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楊尹袁粲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

明帝崩粲造哀冊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獲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揮燭於版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物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眞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爲郡郡人夜夢見兵甲甚盛而出又聞有人云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數閒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蹈之所也自是郡舍遂安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之遂餒于

門側郡多虎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虎竟不爲害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小可喻乃教勿封縣令嘗餽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嘗通一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五年遷散騎常侍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君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今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閨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長子諶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諶子準有文才陳宣帝時位慶史尚書昭第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也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反映以昭年甚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

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褚淵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游處年未弱冠淵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宦乃仕永元元年爲武康令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神近群小親賢疎戮君子道消外難方憂作曾無後改今荊雍恢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下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途無惑願明府更當雅慮無貽悔也天祿悉歸千兄累遷中散大夫光祿卿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傳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祖琰齊南郡內史父翽天監中爲建康令俱列良吏傳岐起家爲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父之復除始興令縣人有因關相歐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

械以和問之便即首服決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
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
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遂以狀聞岐
後去縣之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闐數千里至都除
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
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
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
人如故岐在禁省中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
冬貞陽侯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淵明還使

還述魏欲通和勑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
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
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還使令侯景自
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
隨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
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異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還使
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
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
下當解圍還鎮勑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還召宣城王

出送歧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
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裴得解圍歧獨
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之理及景背盟莫不
歎服尋有詔以歧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
守歧帶疾出國卒於宅
江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
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毋憂毀卒華
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
此兒必與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家

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
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
郎王融史部郎謝朓雅相欽重常宿衛還候華時大寒
雪見華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
并手割半氈與華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
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
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華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華
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爲太子詹事
啓華爲丞祏時權傾朝右以華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

詔誥文檄皆具以委華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罹其罪華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與元年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廼使華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華管記以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華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華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驂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

疾而卒華在雍爲府主所禮歎若布衣後爲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明肅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蜀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華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華隱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伎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權豪一無所避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

僧隆附華被勑隨府主鎮彭城城既失守華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元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華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暐同被拘繫延明使暐作歌器漏刻銘華唾罵暐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叅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箠朴華厲色而言曰江華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乃止日給華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詔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華及祖暐還朝上大宴舉酒勸華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華不奉佛法乃賜華舉意詩五百字末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庶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華交諸貴游又手勑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庶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乞受菩薩戒陵五紀在東州頗驕縱上

召董面勑曰武陵王年少臧旨性弱不能親正欲以卿
代為行事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
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董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董應
至並齎持緣道迎候董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
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
董分判辯析曾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驁
為山陰令臧賄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至侍讌言
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臧文以所製
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江董果能稱職乃除都官
尚書將還民皆戀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資遣
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歌不得安卧或謂董
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從重物以正輕艚董既無
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盜
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董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
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董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董
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
董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董同行
入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

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華性彊直每至朝宴常有褒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

華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子行敏早卒次子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産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尚書吏部郎中兼散騎常侍聘於齊文帝贈散騎常侍文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菱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即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

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
齊太子家令完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
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年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
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
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
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
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後兼國子
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雅重之號爲經
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
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
禪國山者武帝雅好禮因集諸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
而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望若納之由是遂停天
監七年請造大衆以祀昊天上帝又議雩祭燔柴非禮
詔並從之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
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
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
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尋列在陳
史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
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
邪王僧朗女生子寧卒寧遺腹子叡亦當從戮僧朗
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諸
殷自荊州已來無出鄉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
昔若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仕齊司
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奐女奐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
史奐誅叡亦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
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梁安

昉並稱賞之武帝與叡少故以女永興公主妻鈞
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
爲目録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爲品目遷太子
家令掌東宮書記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縱無行永興
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
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東而反之鈞不勝怒
而言於帝帝以羣如意擊之碎於肯然猶恨鈞自侍中
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
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詔盜皆奔出他境常擒劫帥

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劾以師稽顙乞改過劉便命遣之
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瘴史暑必動自劉在郡境內無
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
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
爲國子祭酒卒謚曰貞二子構湜劉宗人芸芸字灌蔬
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
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天監中稍遷後直
東宮學士省卒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刃

假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
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
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接面劫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
武帝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
江州據尋陽以拒武帝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爲
江州刺史子虎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

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先斷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求與人戴承忠並有貨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綱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綱堅拒之綱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乖在江州非代來臣有內顧之意且復懷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公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因事伯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虎牙時爲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

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纂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纂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綱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纂今段啓鄉若復不得便與鄉共下使反武帝勑部內一郡處纂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命掃蕩凶逆以死報使綱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敕長史以下次第歃綱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凌之孫人身不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綱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在仗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溫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是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禦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之

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哥及褚綢俱入魏
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
將軍光祿大夫世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
北侵宏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勸陳將軍足下無忘幸
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蓄銳待之毛羽慕鴻
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邪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
聞鳴鏑而股戰對窮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不反
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
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
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
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當代夫迷塗知反
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
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
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鷹行有序佩紫懷黃讚
帷幄之謀秉軺建節奉疆埸之征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以慕容

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焉爛況僞薛昏豪懷貳方當數叅頸蠻邸縣首葉街而將軍魚游於離酋豪懷貳方當數叅頸蠻邸縣首葉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燕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曰撫弦登陴豈不慷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自遠西獻捷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咱北狄野心掘彊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平朔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緒絹絹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

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武帝帝性好碁每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威武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鎮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去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虜將軍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章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氣沮必無不敢之心於是慶之真歷壁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懼還與諸將連營

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勑仲宗壯其計乃燃之魏人捋角作十二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纬乞降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北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帝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飂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溱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與北將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攻滎陽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相拒慶之自旦至申陷其二壘大千乃降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帝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生擒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

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距元顥兵精城固魏將
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
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罷
統萬騎據虎牢前後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
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
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又爲無等天穆之衆
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賊衆七十餘萬今日之事義
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使壯士東陽宋景沐義興魚大
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軍外合慶之率精騎三千背
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收衆
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世隆棄城而走
魏孝莊出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
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宫御前殿改元大赦元
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元天穆又攻大梁分遣
王老生賁穆據虎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擊
並降天穆奔潰與數十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着白袍
所向披靡先是洛中童謡云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

馬避白袍自發鉦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元顯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計背梁絕賓饋之禮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因外同內異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說顯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顯欲從之元延明說顯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兵寧肯為用魏宗社於斯而滅顯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

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終者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顯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顯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顯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長史高歡鮮卑茹茹勒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元顯顯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

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栰濟自硤石與顥戰於
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
千結陣東返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
慶之乃落髮須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人程道雍等潛
送出汝陰至京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出
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彊
自稱爲帝王豪蔡伯龍舉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
討焉慶之斬伯龍僧彊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
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遣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

妻起揚州刺史夏玄寶於
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
將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
淳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
於楚城龍義陽鎮兵傅水陸
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
皆又表省南司州復安
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
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
使桓和景仍進軍淮慶之
被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
定是歲豫州飢慶之
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
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
慶之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馬非所便而善撫

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邵
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
錢非君子所宜改性喻嬭
將軍安州刺史慶之第五
二隨父入
畫城指麾
寶樂特爲
散後爲臨
啓云採石
之昕因說
許之遂立
降簡文遲
景邀得之
先入景欲
蘭欽字休明中昌
父子雲在洛陽恒

雲騎將
景部曲將
軍代質未及下渚
用之昕誓而不許
昕已渡江爲景所禽令收
昕說秣棒令率所領
降龍殺王偉宋子仙桃棒
昕縋而入武帝大喜勑即受
泄昕弟之知猶依期而下
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
猶遂見害昕弟暄列在陳史
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
景驍後子雲還南天監中以

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
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
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軍功封懷安縣男累遷都督
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
軍改授都督徽州刺史未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
州刺史杜懷寶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
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三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
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
州民破俚帥陳文徹兄弟恃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賃厨人塗刀以
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之怒檻車收恬削爵
上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
術顯伯祖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
蘇祖道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

父揖亦家
見瑒深器異之
將來爲儒者宗矣爲國
士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
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開館以瑒兼三經博
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
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鎮五經博士卒
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
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

時沛國劉瓛爲會稽
吳郡張融融指瑒謂曰此子
後爲學博

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華季弟子琛並傳瑒業華字
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業精力
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
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偏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
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勑於永福省
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
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
令王於州置學以華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
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

南郡太守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荆州歷爲郡縣妻嫁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妻華愛先華卒華之而卒季於三中書黄門郎幼孤瑒經書一閲便通義理瑒異之明經致貴瑒卒後家貧常往還諸舅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禮年二十餘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

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又祖述先儒吐言辯潔聽者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實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頹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

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令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兼尚書右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證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按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女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女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女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籀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得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

末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女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父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所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眷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眷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冠嫁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性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降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

下殤則不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
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
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
琛議加負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尚書珥貂自
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濁多受賕賂
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
書左丞兼通直散騎常侍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
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
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咨止都雅故呼之潘

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武帝幸高佳職者緣飾文飾謟
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其大略一曰今北邊諸服
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
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
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
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
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
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
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立簡之人說競求進運挈

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
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愚之心則
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都藏
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
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貲息則財聚若言小費
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
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勑責璨曰朕有
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曰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
異每苦空傷更增憒惑卿珥貂紆組博聞洽聞不宜同

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
朝廷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無其人遂不御乎千里或
誦老子知我者希如是獻替皆莫不能言正旦獻樽皆其
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善者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
無惡人卿云今北邊稍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
安吾牧守之過未爲不是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
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頭顯出其人某州刺史橫暴某
郡太守貪殘某官長恣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奸
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

書四凶終自不知竟亦永爲闇主宜速條闡當更擢用
鄉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
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
絶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
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
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
奏樂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則午前得竟事多
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
之日或亦再食昔曜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
猶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
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吾九
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鄉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
競求進令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食此之謂
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
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計鄉不應欺朝廷弄
頰舌佞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
永除害焉良息深奉敕但論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
之遷太府鄉太清二年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謀臺

城放兵殺害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
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去賊
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
冬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禄大夫卒琛
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
巴山太守

司馬褧字元表河内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夔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
士褧少傳家業彊力精專手不釋卷沛國劉瓛深相賞
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初為國子生起家奉朝
請稍遷步兵校尉天監初詔定五禮有舉褧脩嘉禮除尚
書祠部郎褧所建議禮樂事多見施用兼中書通事舍人
褧尤精於車數國家吉凶禮自明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
能斷者咸取決焉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
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褧居外官有勑預文德武
德二殿長名問訖不限員明年遷晉安王長史辛王命記
室庾肩吾集其文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
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縱火所焚同産姊密語之謙
之雖小便哀感如持喪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
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昌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
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
殺謙之謙之兄異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
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
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異之字處仲
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歷

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昇祖昭之曰
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户年十餘歲好群聚捕博頗為
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昇服膺於博
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讀徧覽五經尤明
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
出都詣尚書令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
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碁書卿
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昇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
廷尉勑付尚書議從之稍遷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

等適二十一特勅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
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
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
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
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
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冠武上時人咸謂
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
刺史元法僧遣使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
王師比討尅復相繼徐州逋亡轉加弱弊願歸罪法僧懼
其降必非僞也帝乃遣异勞法僧并勅衆軍應接尋
并節度及至決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
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
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
朝儀國典詔誥勅書並典掌之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
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
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异
啓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勅許之及就講朝士及
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

學士昇與左丞賀踩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昇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昇博解多藝圍碁上品而貪財冒賄敷罔視聽以伺候人主之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會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其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園簿自宅至城使促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熏灼內外產與羌侔相坪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急鱠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餉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昇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恭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昇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任昇文華敏治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昇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謂昇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昇曰政言我不能諫諍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乎八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盡慶甚悅旦以語昇曰吾平生少夢夢必有實對曰此字內方一之兆

及侯景歸降勑召群臣廷議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侯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今并探帝微旨應荅曰聖朝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爲無慙德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又恐絶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没帝憂曰今日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勑有司定議異又議以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絶和又致書與異并送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勑曰昌盛周石珍令具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八月侯景遂舉兵反募兵得三千人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表啓聞異以景孤立寄命事必不應爾乃謂使者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紿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

其獨在殿上時昇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辯善實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昇大慙賊遂以討昇及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昇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昇為名耳今日殺昇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昇之方俾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亡已卄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

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圜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冊地拆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魑魅之為誰並以指昇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昇曰四郊多壘誰之策歟昇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昇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有善昇者乃啓曰昇泰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決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昇君權要三十餘年曲能

阿諫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
四官皆拜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三驍騎簿近代
未之有也弟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甚有臺
池亂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悋
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
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
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養
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

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對曰兒止欲枕石
漱流求歎息曰顧氏諸張多賢達有識於此子乃長好學以精力稱外
曹從事史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贍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來未有此作為兼廷尉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議
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還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溺
記仍待西豐侯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
剌史始興王憲資遣之送喪還
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
精誠所致張率嘗薦
爵唯協一觚觸石得泊焉咸謂
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

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
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
繩勑喚出於是以協爲
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
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舫
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
二彭朕之有過協掩惡揚
濕臨鄉貞外散騎常侍鄉
殺當每有述製勑前示協

強仕南方早濕三十已衰如協
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鄉便
兼太學博士普通中有詔舉士
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通事舍
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
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
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
舍人並如故白爲近臣便繁
騎單榮之卒於官無衾以斂

爲士子所歎武帝悼惜之
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
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
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
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
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
發怒杖二十因此棄
衣蔬食少時將聘從舅
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

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温
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洪
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
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
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
絕於饋遺自丁艱憂終身布
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
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

合卒無忽嗣劬慘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
詳撰異姓苑五卷續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一字士繢東海郯人也祖憲道宋海陵太
守父超之天監初位台
徧覽經史屬文好爲新
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
學俱長兼有德行者
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
才亦不簡其容貌乃
令與晉安王游處捨曰臣外弟
衣而棋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
摛爲侍讀普通四年王出鎮襄

陽遷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管記
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
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
號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摛將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
辭義可觀帝意乃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
家雜記末又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
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
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白帝曰摛年
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頤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鄉爲我卧治此郡
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静教人禮義勸
課農桑暮月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是時臨城公
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
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
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
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以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
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嘗謁舅姑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
四德舅延外客姑率内賓咸言求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
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坐待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
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
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彼幽閉摛不獲
朝謁因感氣疾而卒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年七十
八長子陵最知名列在陳史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緦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纖蓋服玩甚精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副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命泉曰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默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僧辯時人比爲鄺寄泉既專征長沙父而不赴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云面如冠玉還疑未偶鬚似蝟毛徒營鑊

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
齊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
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翻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
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
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
令示泉鎖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稍緩王師
久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僧辯色甚不
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追
邵陵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
史行府州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
牀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府州盡相欺侯景
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痛酒
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閉門城陷賊
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
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初泉夢着朱行水
及死舉身帶血而沈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
儀三十卷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
臨川王録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王璧銘武帝

發詔褒賞好讀語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貪
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文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
三卷垂興龍飛記二卷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
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佐正好交游無日不
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五正不
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
書外兵郎病不能起侯景雜於死冦焚之王聞之曰忠
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於此知湘
東王之不仁檢爲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

陵王見害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頴川
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成縣侯歷安成武陽宣
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
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
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殷多及神念至便令
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爲右衛軍率於宮謚曰壯及元帝
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
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

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仍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環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中神念長子尊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於陵雲之氣元帝後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

閭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裁至京師臺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厚加綏撫

而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元帝命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與泉謀待衆集然後東上及入見元帝帝迎謂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所以元帝性忌以辯遷延不去大怒案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惟有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命斬之中其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絶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帝乃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淳于量杜龕王琳裴之横四州刺史俱赴西陽因據巴陵帝又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龕荆州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會之景既陷郢城進寇荆州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遣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至僧辯分命衆

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示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既而景師船艦並集登岸治道耀軍城東壠上莠開八道向城遣五千菟頭肉薄苦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大駭相顧失色賊既頻戰挫衂而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帝乃命僧辯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

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
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乃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
將軍給鼓吹一部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
大將百餘人連名勸元帝即位雖未見從並蒙優答僧
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鄴緣江州郡鎮戍皆降先是
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武帝
性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爲盟登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
色慷慨既及發鷁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
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
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魚躍水
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及王師次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出戰僧
辯大破之賊衆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
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景悅出大戰於石頭城北
陳武帝謂僧辯曰醜虜游魂喪氣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
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城西面
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鼓軍而進復大破之

盧暉略聞景戰敗乃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北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京邑被執縛者男女裸露相衣不免盡驅迫居民以求贖金自石頭至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動京邑百姓失望翻思侯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横東追景僧辯乃復同追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平

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如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群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邑剋定元帝即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軍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霸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

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脩南征
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討諸軍事先
是陳武帝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
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
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纖蓋
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爲
城士卒皆百戰之餘戈甲精銳僧辯嚴伏黨勇鋭蒙衝鬬艦亘
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
人謂爲江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
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觀
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
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
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榮以太牢加其節
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
艦二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
健者棄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
懷懶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
歸保長沙僧辯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

其黨皆藏亭賢明等蒙楯亘進僧辯尚據胡林不爲之
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
爲辭云若放王琳自當降服時衆軍未之許會武陵王
紀擁衆上流內外騷懼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
被詔會衆軍西討俄而武陵敗績僧辯班師是時齊
文宣帝遣郭元建帥衆大治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鄴又
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時陳武帝鎮建康馳報江陵
元帝即詔僧辯急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襲取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
彪吳興太守裴之横擊之大敗北軍僧辯率衆頓報旅
歸于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
軍頃之丁母憂母太夫人魏氏王神念據合肥曰娶爲
繼室生僧辯僧辯下獄夫人流涕徒行將入謝罪元帝
不與相見時貞惠太子有寵母詣閤自陳無訓漸泗嗚
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雖剋
復舊都功蓋宇內夫人常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
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及元帝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
業隆重喪禮有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曰貞敬

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滒其葬年十月
西魏相宇文黑獺遣兵及岳陽王詧衆合五萬將襲江
陵元帝召僧辯於建鄴爲大都督荆州刺史俄而荆州
已滅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頻接立功承
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
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帝又納貞陽侯蕭淵明爲
梁嗣因與僧辯書并淵明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
之事僧辯不納及淵明舉齊土黨王高湝至于東關散
騎常侍裴之横所率之衆敗績遂謀納淵明仍書

宗其社之禮因而遷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共弟子珍住
質遣左户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淵明又遣吏部尚書
王通送璽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淵明報書許之僧辯
遣使送質于鄴淵明求廣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受
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骧開法駕往迎淵明濟江之日僧
辯擁衛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於江寧浦淵明既踐
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如故陳武帝時
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
兵十萬水陸俱至襲建康僧辯常勒于石頭城是日視

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上
第三子顗遽走出閤衆
軍總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
門樓拜請求哀陳武帝
陳武帝謂曰我有何辜
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
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
陳武帝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
聚陳武帝章后所生文未婚
蘭之分且爲第二子顗
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
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
王琳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

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
陳武帝宿有隙僧辯忘
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
安都舟艦將次石頭陳
陳武帝罵曰今日作賊
勢已成生死須決往後欲何
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
乃敢進遂尅之時王琳春
大授也顗承聖初位侍
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
報陳武帝仍使整舟艦器械
聞命留旰城中街枚而進知
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
所斫顗邪陳武帝曰安都嗔我
無齊軍文非陳武帝之謀殆
魏尅江陵隨王琳入齊爲竟
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

顗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上號哭一慟而絶顗第頒
少有志節恒隨元帝及討
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第
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
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善
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
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
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
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
將拳鯁斬之僧愔後得齊歸
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
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
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
天嘆曰雖恥不雪未欲身
膏草野若精誠有感當得還
路誓不受辱人手投刃將
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

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
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
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高歸并州元帝以爲羅州刺史及
弟嗣産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爲太子右衛
率監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産先在建鄴嗣宗
自荆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爲
比立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
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
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

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
齊與任約王曇朗皇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徽隨焉嗣
援兄見害嗣產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
曇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七世孫也祖
規之宋任城令魏太武南伐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
崔邪利等降太武官至營州刺史父祉歷位牧守累遷
平南將軍天性酷虐列在魏酷吏傳侃少而瑰偉身長
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
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
嘗謂曰郎官謂卿爲虎嘗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
伏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正光中秦州羌
莫折念生據州反乃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
爲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爲
征東大將軍車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
父祉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淪異域汝
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衆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
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舉精兵二萬襲之不

尉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
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大山郡公長爲兗州刺
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
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殺傷甚衆裨中矢
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湓
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疋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
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各拜辭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黙及三弟
恢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
中卓駕幸樂游苑侃預宴賦詩奏新造兩刃稍成長
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
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
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故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
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
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音上乃製武宴詩
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
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
省啓尚方佽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

弊於仗麗麗後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
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辭色少交侃於坐
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喜緊作兄何敢無
宜適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
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
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猛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
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大清元年為侍中會大
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
帥貞陽侯淵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

頻言棄其遠來可擊明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
領頻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書
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給二千人急
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
烏合之衆自然解散議者謂景未敢逼都遂寢其策令
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仍令侃率千餘騎拒之頓望國
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
既卒至二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
皆以宗室閤入軍入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

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
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逼公私駭震
時夙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
辜顯津年老且疾顯幡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
膽力俱壯簡文深倚之及賊逼城衆皆兢懼侃僞稱得
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
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
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綿萬疋賜戰士侃
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又爲尖項木驢攻

城矢石所不能[illegible]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
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
侃命爲地道潛以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
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斬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
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
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
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
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
致挫衂此乃示弱羣心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

未及交鋒望風退走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
驥爲景所獲執來城下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
復計此一子幸手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驥曰父以汝
爲死今尚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
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
士哲呼侃與語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
進納尚書國家
歸命國家重
馬飲淮矣集
室豈有人
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
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
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
戰不能禁侃又
築城賊不能進
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
軍子球嗣侃少
上用六石常於
跡泗橋有數石
碎侃性豪侈善
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
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虜
士之後
侃與語
十二月遇疾卒于城內贈侍中護軍將
而雄勇旅力絕人用弓至二十餘石馬
兗州竟廟躡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
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

妾列侍窮極奢麗著鹿角爪長七寸
舞人張淨琬腰圍二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
孫荊玉能反腰貼地嚼得席上玉簪歌妓歌人王娥兒
東宮亦資歌者品濛之並妙盡音曲一時無對初赴衡
州於兩艖艫起二閣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
設帷屏陳列女樂垂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
塡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同學有詔令侃延
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
至夕侍婢百餘人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

日獻酬同其醉醒嘗南還至潯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
酔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
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
如舊侃第三子鵾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陽氣於陽平侯
景以其妹爲小妻故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
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唯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
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
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
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鵾與

王元禮謝答仁弟藏鼓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鵾抽刀斫船鵾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藏鼓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鵾爲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刺史封昌國縣侯賜錢伍伯萬米伍阡碩布絹各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鵾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遁害年二十八

羊鵾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主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鵾仁督和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懸瓠接景至仍爲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潤陽魏軍漸逼鵾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州上表陳謝帝大怒鵾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鵾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鵾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

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鵬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晏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鵬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晏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晏祖公母某之骨鵬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爲人多酒無賴醉後爲閽豎所殺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尅項城因入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綴文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野多被嘲謔僧祐恬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彌甚晚事元帝爲鎮西録事參軍屬侯景之亂西潯蠻悉反元帝遣僧祐往討

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峽遂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西門一擬朱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堽遥以待之會陸法和至僧祐乃與并軍擊大破之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道元帝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召還荆州厚自封植以所加敕改恒置齋宇對之自謂人曰此是羽儀公爲坐

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於卿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王笑之承聖二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西魏兵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發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所向摧破賊莫敢前俄中流矢卒年六十三元帝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杜崩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太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

寶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迎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虎懷寶卒於州諡曰桓侯嶷位西荆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勑圖墓者惡爲之逾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南陽王來襲荆州元帝

崩兄岸有舊密以書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帝以爲武州刺史又封枝江縣侯仍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於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時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郤崩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召崩與王僧

辭討之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之納等走保長沙崩等
圍之後納等降崩又與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
破平之於是旋鎮遇病而卒諡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
岑徵岌嶷獻岸及弟幼安並知名岸字公衡太清中與
崩隨岳陽王詧攻荆州同歸元帝帝以爲北梁州刺史
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
覺之詧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
歸襄陽岸等知詧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獻於廣平詧
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幷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
斬於襄陽北門詧母龔保林數斥於衆岸曰老婢教汝
兒殺叔乃枉害忠良詧命拔其舌臠而焚之盡誅諸社
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項墓燒其骸骨灰而揚
之并以爲漆斛及建鄴平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
漆斛之酷元帝亦不責也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
與兄崩同歸元帝帝以爲荆州刺史封華陽縣侯與王
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
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軹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
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尾洲

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酇鄖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群蠻朅窟猶相尋前後刺史竟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

元帝又命護軍將軍王琳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盧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晝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遷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衆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陷鄖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本還荆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下令數其十

罪除其官爵文盛多懷怨望元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
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今我至此
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荅遂
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龔隨梁
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武帝隣居少相友
善嘗入武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
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
幸勿多言於是精誠神感冥祐及帝踐阼拜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
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東史王神念以百姓祈
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侵
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欲君厚德欲麩此境
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
辦牲醑請召妥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褠冕謝
云得君厚恩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
餘魏欲襲朐山閒諜前知子春設伏擊破之詔授南青

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
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
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
清二年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
隨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
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常冠諸軍值郢
州陷沒軍遂敗退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子鏗列在陳史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
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

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沈米輕舸還京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
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拔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
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
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
杜龕俱爲第一由是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
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及令長史陸納率部
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
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

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荆州人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紀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瑣琳送之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兵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王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思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顧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

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
魏平江陵立梁王詧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
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
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流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
度江頴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授指麾琳遣
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
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
誅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
琳琳不從命乃大
治樓艦將圖義舉時將軍張平宅
不一艦每將戰勝艦

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皆以野猪爲名陳武
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
其敗乎師無名矣遂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
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脫漏惟以周鐵虎一人背恩
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閤監監守之琳
乃移湘州府就郢城帶甲萬練兵於泉浦琳徇軍而
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貞何人哉南江渠帥能
裊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二
將軍敗並爲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

江陵之時永嘉五年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湖
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
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慰游詮
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
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肅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鄴
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
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
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

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下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
任忠大敗之明徹竟以身免琳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
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
之時西南風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
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
攔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
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其長
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
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

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結艦分遣招募淮南傜楚皆願翼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仍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層脊無故剥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伐齊齊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直鋭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與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壓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

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舍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辭甚感慨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并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王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建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貌閑雅垂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illegible]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illegible]不爲之歎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能[illegible]將軍之恂恂善

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
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
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城云左衛將軍鴈州
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晉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
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爲始爲防閤後爲
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
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舉義征子仙不捷乃
走向劉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襲
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拔心出血自歃彪信
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
心刀斜傷不得深稜重取刀刺彪面被傷頸絶稜謂已
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
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
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
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
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聲樂不息
劉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

兒害虔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虔乃
遣沈泰吳寶眞還州助岐保城虔後至泰等反與岐迎
陳文帝入城虔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山陰
虔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虔部曲家口並在會蕺寺
一夫往收取遂往盡獲之虔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
虔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
妾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虔疑之皆發遣唯常所
養一犬名黃耆在虔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
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虔

眠未覺黃耆驚吠刼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虔按刀逐
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但一叫取頭於言不生見
陳蒨刼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虔知不免謂妻楊呼爲
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
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懼虔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
處謂刼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妾與訣曰生死從
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
相逢刼不能生得遂殺虔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耆號
叫虔冤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遣軍迎虔妻便拜

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揚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冢墳冢既畢黃蕝又俯伏冢門哭號不肯離揚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揚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絶軍人求取之揚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吾邪與於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揚氏天水人散騎常侍徽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去之

吳中陸山才嗜素等翻背刊只昌門爲詩一絶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列傳第五十六

梁

侯景 王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或云鴈門人少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即委以軍事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會懷朔鎮將葛榮南逼榮自討之命景先驅至河內生禽葛榮以功擢定州刺史始魏相

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殊訝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歡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歡相亞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縣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殆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言似豕突並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賜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之知及歡疾篤謂其子澄曰侯景姦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澄乃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南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求降武帝召群臣廷

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納景非便帝不從初
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瑩
弼曰我昨夜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
正月乙卯日定計焉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
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
事給鼓吹一部魏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高澄嗣
事為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
割魯陽長社東荊北兗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
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
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
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
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
攝閶門無恙并還
乃遣軍相繼討景
略大舉攻東魏以
紹宗攻潼州刺史
左戶郎中王則詣闕
北伐詔許之以太子

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
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群帥指授方
陽侯蕭淵明為都督淵明軍敗見俘
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
獻策請求元氏子弟立為魏主輔以
元貞為咸陽王須臾江許即位

以棄輿之副資給之意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退保渦
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家郭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
順風以陳景聞壓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棄人背使
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
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劉律光先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
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營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
渦水既而又為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祖持連月景食
盡誑其衆以為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遥謂曰爾等
家並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

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
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
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跋
脚奴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
敢逼使請紹宗曰景善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
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韋黯所不容因是
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豈足監
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郤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
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

教也及至而顯授甲胥吏陛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
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
之顯乃開門納景景斬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子
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
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
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
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
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
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

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
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
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
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
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
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民悉占募爲軍
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
錦萬疋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
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

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勑並給之景自渦陽
敗後多所須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絶先是貞陽侯淵明
督衆軍圍彭城没于魏至是遣使述魏人請追前好許
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淵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
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
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
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
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
同遵鴉仁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

猶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
聞愈加賞賜景所以奸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
孚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
仃年四十有六初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
致顛讛寧堪粉骨投命闕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
郊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闕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
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聞言如貧家翁主客五
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
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内應

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南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石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箠笞之乃勑購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公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都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命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義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又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又人九月景發壽春蠻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逆江渡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昕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

尋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遵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爲稱載欲實擬濟景景至江口將渡江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楊尹無故自退景聞之未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不之覺景即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豈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刼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士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于版橋景此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騶諂黷亂政欲除

女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實亮還宮先是大同中
童謡曰青絲白馬青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
青帝及是皆用焉袍来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
以應謡蕭正德先屯丹楊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
令庾信率兵千人屯航北及景至撤航始除一艇見賊
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
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
與賊相遇未陣而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
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
盲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
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
羊侃鑿門窺刺射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
夜簡交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
籍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
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
采項王驢狀似彗石不能破乃作雉毫炬灌
下焚之賊既不赴士卒來者甚多乃正攻築

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麟周石珍等城
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
定文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
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
旦德為帝即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
半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
旨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文妻之景又攻
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徙其儀同
數十人持長刀來城門悉驅城內丈武裸身

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
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
武帝已晏駕雖城內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
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
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
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
一土山以臨城城中亦作兩土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
親奮鍾初景至便望赦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
攻城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

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軍
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
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
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
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
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民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
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歐
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塡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
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

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
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
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金銀券以與之簡
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
傳旨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賢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
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
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
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
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胷曰今年社稷去

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真心之至是邵陵王綸
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
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
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嘗大駭具舟船咸
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斬首
千餘級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甚盛愈
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
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
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

退還南安侯駿帥數十騎挑之景面軍與戰駿退時趙
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
亂遂敗續綸奔西京口賊盡獲其輜重生俘千餘人獲
西豐公大春及綸司馬立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
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舊獨云王小
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
賊以刀傷其口舊辭色如舊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
害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襲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
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

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關前
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不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
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
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
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筆山峯相近
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矟以戰鼓
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
地道毀外山攔雉尾炬燒其擔堦外山崩壓賊且盡賊
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塡塹戰士非之樓車四面並至城
內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
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巂降賊
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
街並爲洪波又燒南津居民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
李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
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
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青塘陳文徹李欽
屯丹楊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旦景
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慶兵

擊之斬獠首徇城下仲禮聞獠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
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
陷泥亦被重劄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
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
子方等兼司馬吳暈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
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
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求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攻
文皎率衆屢進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
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絕

相食者十五六於是援軍四方雲合至于北岸衆號百
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剽掠徵責金
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
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鬬心賊黨有欲自
拔者聞之或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
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鴈繫以長
繩藏粉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
達群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
時城中圍逼既久腠味頻絕簡文上廙僅有一肉之膳

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
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勇文貴賤並出貿米得四
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
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以飼馬盡
又食飯焉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暑
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
竇於是稍行膲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初景之未度
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爲
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或以爲識時景薨

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湖
東王下荆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
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
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
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在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
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復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
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
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
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

遷田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千子悅右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劒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歛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蒞盟散騎常侍蕭珛與子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千馬埠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衆南岸勒乃遣北軍並進江灣苑景又啓解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勒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攘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自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頻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勑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

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資骨鯁士也每恨湘東王不入援嘗與王僧辯六食子未下貢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淩穢宗廟今日持此何顏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抗表於武帝陳帝十失言辭甚悖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大極殿前設壇使

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音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陴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蒲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蒲溢於是羊鴉仁柳敬理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禰畢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子子悅乞和帝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營景無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遂陷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童劬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

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毅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無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卿可召來時武帝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司卿莊戎曰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曰卿何州人而來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千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

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使首不言景出謂其朋公王偉貴曰吾嘗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愕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水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水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

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毅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

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
堂矯詔大赦天下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
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
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絶景悉命聚而焚
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曳出焚之宛
轉火中久而方絶景又矯詔令征鎮守將各復本任於
是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
帝雖外迎不屈而意猶怨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
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
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
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
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饑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
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或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
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
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絶滅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
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叛與太
守張嶷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
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

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襲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
十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
十一月百濟使至具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
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
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
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
宴於樂游苑帳飲二日其逆黨悉以妻子自隨皇太子
以下並令焉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
景拜伏苫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
南面並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
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
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裘襦
景服紫袖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
向坐溧陽主與其僞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
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
此聲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
舞景即下席應絃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立景
又上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拘景于牀曰我念丞

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以至此上索筆題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繼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緣山岳芟實菪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彫殘雖假命須臾終死山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立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依羅綺懷金玉交相衒鬻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絶煙人跡空見白骨成聚如立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贍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贍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贍者乃如井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函徒者並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爲庫真部督七月景遣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景遂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

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
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
文并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
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
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
景以王克爲大宰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
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干慶爲太師紇突
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
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於太行路水築城名曰捍國初元

帝聞江州失守乃遣都督秦州刺史徐文盛率軍下武
昌拒約相持既久至是元帝又遣巴州刺史王珣率兵
助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二月景自率衆三
萬西上援約次西陽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會景遣
宋子仙襲陷郢州盡獲武昌軍人家口故文盛之衆大潰
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號三十萬聯檣千里江左以來
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懔曰賊若分
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危殆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
零桂運糧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

連攻巴陵銳意盡於攻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
宴祝而卧無所多憂於是元帝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
衆東下次于巴陵會景至僧辯沈船卧鼓若將已遁景
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君子陸法和救巴
陵景遣任約逆擊之僧祐與法和退據赤亭景至與戰
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
斬之王僧辯乃率衆軍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
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
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
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年四月景元廢簡文幽于永福
省詔草成逼簡文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
固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
升大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
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
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守江郢
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遂其姦心又
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
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四方之師

所不動者正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弒逆結怨海内事機一去雖悔無及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田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遣彭儁王脩纂害簡文是月景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曇及雲麾將軍元頠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以趙伯超鎮錢塘遣田遷謝答仁東征神茂等景乃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形如山鵲都下左右無賊徒悉駭竟射之不能中南兗獲白鼉建康獲白[illegible]以獻蕭棟棟歸之于景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旌頭雲罕樂儛八佾鐘簴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綬于巳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折木旗蓋盡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倡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

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
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麾騶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
焉景所帶劒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
壇有兎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
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
御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爲本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
而起觸屋墜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
改左尸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
主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亦多或疋馬
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鄧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
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處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
亢壽於百姓者其餘如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十數人
梁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
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若若
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趙不害太常姬弘正等皆官
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
廟諱故改周弘正周石珍姓姬也其左僕射王偉請立

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並請七世諱勃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曠是衆聞咸竊笑之景嘗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晉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標爲元皇帝于時景脩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馬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鴈荊州來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宣大台廟四周栢樹獨蓊鬱茂及景築脩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邊香爐無故墜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廟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答仁李慶孫軍至建德攻元顗李占柵大破之執顗占送京口截其手足殉之經日乃死二年正月朔景臨朝會王僧辯軍至蕪湖景遣兵助侯子鑒等

守姑熟是月朔馬駒生角謝答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
送建鄴景爲大劉碓先進共腳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
衆觀之以示威三月景自往姑孰巡視壘柵又誡子鑒
曰西人善水戰不可爭鋒任其約敗績良爲此也若
步騎萬餘人渡洲并水軍同時進偪辯帥擊大破之子鑒
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潸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
方起歎曰咄咄咄已誤殺公初景之爲丞相君于西
州將率謀臣朝夕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賓
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暮恒坐內不出舊將稀
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子
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
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
守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尸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
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奮擊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
入宮收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讓繼諫曰自
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
欲何之景曰我在北攻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

王一種人今來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立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爾仰觀石關後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攻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毘昌盡羽儀輦輅莫有子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

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梵僊祠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大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也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讓陣既而侯瑱率軍追景至嘉興趙伯超

鐶錢塘路 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璜軍奄至景衆
未陣比見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而
走稚隨二子於水自溷潰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
羊鮪殺之送首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
踈秀廣顙高額色赤少鬚低視屢顧聲散識者曰此狀
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
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
爲婢男三歲者並下鑊蜜室後齊文宣夢彌侯坐御牀乃
並煞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鐵焉景性猜忌好殺戮

恒以手刃爲戲乃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殘忍
亮斬手足割舌鼻剥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
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
著靴垂腳坐或跣戶限或走馬遨遊於宮內及華林園
彈射鴉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悒更成失
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猶忌彌
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
芒剌在身恒闡咄叱者又處寢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
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當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

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鵄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蹢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右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敗捷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是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搖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皆猴狀景必迸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

瓠即普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

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王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座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在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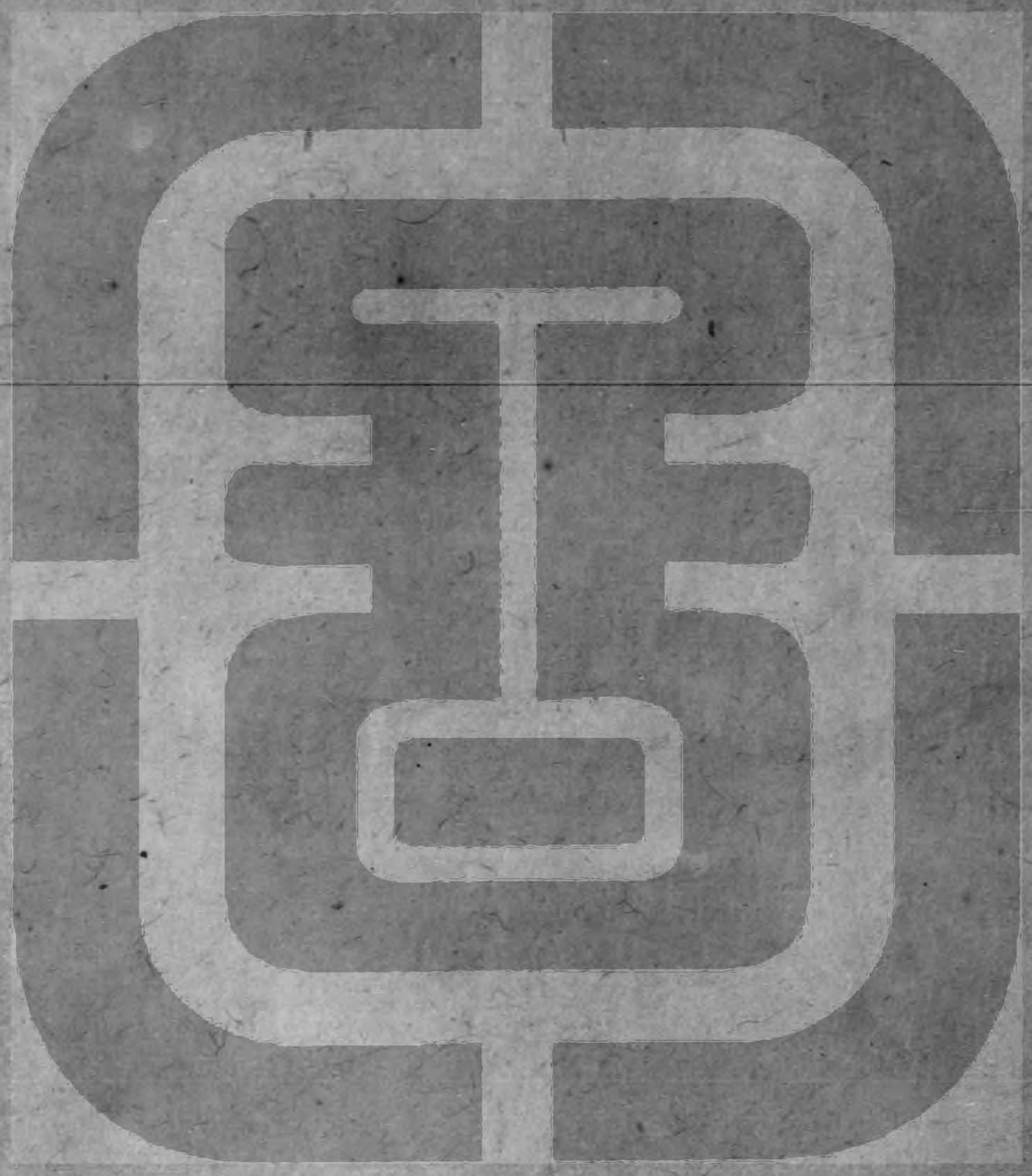
通道人若意性甚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游行世間已
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
呼爲闇梨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
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宴集其
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搦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
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
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
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良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又焚
景骨揚灰曾經其禍者仍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
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潑之以付武庫竟是江陵
誦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校侯景及景首至元
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
即用市南井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
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宥世景蔡薳樂領軍王伯醜
凶黨悉平斬房世景于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
以有禮於皇太子妃翁隆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
全乃奔齊

臣謹按李延壽史於侯景傳中同異頗多據梁武帝

問景景皆不能對今雖著代對景退而自歎悵於天威是也今延壽之更棼又不能對之後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予一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武帝傥首不言如此則景為辯士矣何因有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語乎又以簡文寒夕詩與諒月詩為詩識復無成言徒費箋註識語殆不如是武帝葬脩陵侯景正當朝得免羣瘥足矣何因相地以興佳城仍更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乎此皆取於捏造小說不

典之言延壽之史似此為多故知南北朝之行事當得識者裁正之爾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為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其文辭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莫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劃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

敬儔辯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王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儔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儔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置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鄭朗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輒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冨並哀三族趙伯超趙華子也初至建康王儔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儔辯又顧謝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儔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爾文見宥伯

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薦亦生獲破腹抽出
其肝臟薦猶不死然後斬之